

結論

本論文集結編劇王蕙玲幾年來市面上出版的影視劇本，綜合戲劇創作與文學修辭之理論，探析其劇本作品中所呈現的文學內涵以及藝術美感，體會王蕙玲於筆耕過程中的用心與執著。優秀精緻劇本的誕生，在現代良莠不齊的影視環境裡更顯彌足珍貴。劇作家王蕙玲，以自己喜憎為考量，發抒自己的生命經驗與情感，追求藝術價值之純粹，作品以大眾為對象，卻不以市場收視及觀眾口味為唯一指標。¹此外，她堅持不以小說的形式出版劇本，為的就是期許給予觀眾及讀者們高品質戲劇的享受，這種寫作精神實為編劇界學習的模範。

從主題架構和情境塑造析究王蕙玲的劇本，「鮮明的主題」均在情節推展下傳達給大眾。細心的她將每則故事的主旨巧妙地融合在人物台詞或事物象徵裡，再以情說理與你我產生共鳴。這些劇本中，少不了「情愛」的成分，它是最貼近生活也是極受歡迎的主題，如《人間四月天》中徐志摩與林徽音、陸小曼的綿綿情話，濃厚的文藝對白展現出詩人追尋愛情時的熱烈；《她從海上來》的張愛玲，藉由傳奇的一生訴說她獨特的愛情觀；《夜奔》的林沖、英兒與徐少東之間超越性別的情誼，在那樣的大時代下既真摯又惆悵；《臥虎藏龍》的江湖，禮義道德與感情糾葛，徒留遺憾結局；《飲食男女》則以食物象徵和人物互動，帶出微妙的情慾與親情。王蕙玲善用隱喻巧思，去加強作品內容的深度，將紅塵情愛寫得不落俗套，就是其劇本值得品味的風格之一。

架構方面較特殊的是，王蕙玲在《夜奔》劇本裡運用「多時空結構」來表現主角意識的流動，以場景交替轉換的「動作的交叉發展」呈現人物的現實生

¹ 丁亞民：〈序 如此人間四月天〉，《人間四月天之徐志摩的愛情故事》（台北：三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0年3月），頁4。

活與心理狀態。其次，《臥虎藏龍》、《人間四月天》、《她從海上來》劇本中，皆透過「倒敘」的手法，穿插回憶，交代過往，以新穎的觀點帶領觀眾進入故事，使其更易明瞭事件發生的因果或劇中人的背景，同時也豐富了劇情內容。

確立了主題架構之後，情節的進行與變化，則更能夠看出一位編劇是否擁有扎實的運筆和獨特的創意。任何戲劇的情境塑造中，都免不了「衝突」的元素。王蕙玲的電視劇劇本《人間四月天》與《她從海上來》，別出心裁以對白頂真法展現人物性格和思緒，營造出高潮迭起的效果。

另外，為了引起大眾收視的興趣，王蕙玲也擅長設計「懸念」。她在連續劇每一集的結尾安排一個懸念，使劇情逐漸攀向高峰，好讓眾人殷殷期盼下一集的發展。經分析劇本後發現，王蕙玲多在電視劇中創造衝突和懸念，而電影方面，則因這幾部影片屬性的關係，出現言語衝突的場面較少，且電影播放長度較短，以致懸念不易發揮。

王蕙玲的劇本之所以突出，那些隱含在文句裡、適當特別的「伏筆」，確實為戲劇著上不平凡的色彩。相對電影中之鋪陳，電視劇均以文學家的傳記為主，由於一般人事前較知道主角的生命歷程，因此伏筆的處理不太容易，但是王蕙玲仍能藉日常對話與事物，一樣將伏筆寫得含蓄自然不失韻味。

若以藝術美學的角度來看，《臥虎藏龍》中的場景對比，透露著虛實的意義；《人間四月天》的浪漫台詞，採用「映襯」修辭，對照出角色內心情感的強烈；《她從海上來》裡也有幾幕人物處境反差明顯的情節，深化戲劇的感受力。

從書寫技巧與語言呈現探究王蕙玲的劇本，「象徵」、「譬喻」的文字及事物，暗示人物心境與抽象思維，如《飲食男女》中的食物與性別，傳達出人生慾望；

《臥虎藏龍》的片名同時隱喻江湖和人心；《夜奔》裡以共鳴點代表知己，頗為詩意；《人間四月天》、《她從海上來》的情話，透過寫實新奇的妙喻，讀來充滿意境。王蕙玲對於意象之使用，筆法細膩精準，兼有古典與創新，是其劇本不凡之處。

談及王蕙玲劇本中最令人稱許的寫作技巧，即「轉化」修辭之運用。《臥虎藏龍》的「擬物為人」與「擬人為物」，兩者字詞上的互換，增添語言的趣味性；創作出《人間四月天》、《她從海上來》中男女主角刻骨銘心的情話，則最常採用「擬虛為實」的手法。

這些影視劇本中，以《臥虎藏龍》的「引用」最為特殊。與李安導演合作的王蕙玲將中國思想家的哲理放入劇情，讓外國人士藉由影片的欣賞或多或少感受到中國佛、道的涵義；她又把另一編劇詹姆士以英文寫成的初稿譯成中文，並融合易經與老子之說，這不僅證明了王蕙玲的外語能力及博學多聞，也了解到身為一位成功優秀的編劇實屬不易。

上述的修辭在王蕙玲真誠情感的筆下，都不著痕跡地變成雅緻瑰麗的語句，令人為之驚豔。的確，剖析她劇本中的文字，以「對白」的呈現最為精采。相較電視劇，電影主要以視覺為主，因此對話把握清楚簡潔、蘊含寓意為原則。無論是《飲食男女》中生活化的幽默語言、《臥虎藏龍》裡展現角色個性、結合中西的藝術對話，及《夜奔》觸及人物內心的揪心之言，亦或《人間四月天》、《她從海上來》中充滿文學性、歷史感又不失情真的對白，王蕙玲以簡要別緻的語句，替劇中人發聲，帶來戲劇張力。

再者，《夜奔》裡謹慎適切的「旁白」，表現回憶與敘事觀點；《她從海上來》

則透過劇中主角的口述，順勢介紹張愛玲的作品，這樣特別的構思，足見王蕙玲對於寫作之費心程度。

《人間四月天》與《她從海上來》，把劇中作家的詩文名著化為內心「獨白」，讓文學更貼近生活，提高劇本的藝文性與趣味性；《人間四月天》還以文言文的形式撰寫「書信白」，增添文學韻味；《她從海上來》則以信件、紙條來表達人物思維或現況，傳遞情感。

綜觀這五部影視劇本，主題和架構不盡相同，但王蕙玲以流暢實在的巧筆，活用戲劇要素，創寫出一部部膾炙人口的劇本，為戲劇圈的優質未來不斷地傾注心力。其次，透過文學修辭法來琢磨潤飾詞句，並試以多種語言呈現的方式提升劇本之文學價值。尤其可貴的是，由王蕙玲獨立執筆的兩齣電視劇劇本，將文人當時的生活細節揣摩得如此真實，讓讀者彷彿產生時空之錯覺，陶醉在讀劇的樂趣之中。筆者認為，事前進行的資料搜集與研究、豐富的想像力及多年創作累積的經驗，是成就王蕙玲劇本獨樹一格的原因。

整體而言，王蕙玲的影視作品，以電視劇《人間四月天》與《她從海上來》較為精緻細膩，脫俗典雅的用字遣詞，其文學性和可讀性甚高；且因故事內容與人物傳記有關，為避免偏離史實，創意難免有所侷限，寫作難度也相對提高。

從一般的評論來看，《人間四月天》被視為王蕙玲的經典代表作。透過情感充沛的文采，傳遞詩人的生命內涵與真情，讓徐志摩短暫璀璨的一生足以撼動人心。《人間四月天》的出現，不僅打響了公視文學劇的名號，更使得劇本的層次邁向優質。

之後的《她從海上來》，為符合張愛玲獨特的天性與其小說特性，王蕙玲在

創作上的筆調較為內斂收束，雖然受歡迎的程度較不及《人間四月天》，但不變的是，她精雕細琢的文字，以及劇本中流露的藝術感、啟發性仍值得品味再三。

另外，曾入圍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的《臥虎藏龍》，可算是王蕙玲三部電影劇本裡較為出色的作品。以作家王度廬的小說為底，考驗編劇改編之功力；將英文對白轉換成中文，並兼顧東西方特色，克服文化迥異的鴻溝；在刀光劍影的江湖武林中，融入思想家的深度哲理，剛柔並濟。有別於以往，該劇本突破傳統、手法創新，影片也能讓大眾了解喜愛，開創了武俠電影的新境界。

走文藝路線的《飲食男女》與《夜奔》，其劇本的吸引力雖稍顯微弱，但《飲食男女》中表現的生活寫實以及親和風趣的語言，卻是劇情最具特色之處；《夜奔》裡對於人性與感情的描述，細緻飽滿，所營造的迷離悵惘之氛圍，更讓讀者沉浸於文學之美中。對此，普羅大眾亦能藉由閱覽不同的戲劇題材，體悟多樣的人生觀。

在台灣人的養成教育裡，「閱讀劇本」是一直被忽略的，劇本的閱讀和教學在教科書裡占的比例微乎其微，詩、散文和小說才是大宗。²王蕙玲的影視劇本之所以能當成文學著作來賞析，主要是蘊含於她的作品裡，那些如詩境般的雅麗辭藻，同散文一樣至情至理的文句，似小說般精采絕倫的故事情節，使其發揮了詩文與小說的優點；更以饒富文學水準的經典對白，充滿文藝氣息卻不失通俗的寫作風格，成為精良劇本之指標。這些優異出色的表現，讓王蕙玲在當前編劇界的地位備受推崇，令其他作者望塵莫及。

精緻風格的戲劇並不是指擺脫粗糙的佈景，用許多華麗的外貌來雕飾鏡

² 于善祿：〈劇本的閱讀與出版在台灣〉，《文訊》第 225 期，2004 年 7 月，頁 48。

頭，而是要文情並茂，對於時代背景、場地、衣著飾品和對白要小心考究，且劇本的文字描述要感性、誠摯、情感真切，兩者並重。³由於，影視作品為綜合藝術，因此導演、編劇、演員及劇組團隊的配合缺一不可。編劇王蕙玲於《人間四月天》的後記中提及，「如果不是丁亞民，這劇本我不敢這麼寫，因為有他，輕易能讀懂我劇本的感情，破解別人眼中的文字障，我才能放手讓文字載負著我的思想縱情狂奔。」⁴可見編劇與導演之間的信任與默契能讓戲劇的呈現更趨於完美。

另外，不同於其他編劇，王蕙玲除了提供文字外，還要參與選角，參與選角不夠，還要提供服裝及音樂的意見，除此之外，還要跟著外景大隊四處奔波，隨時提醒演員與劇組人員畫面呈現的細節。⁵筆者認為，王蕙玲的名字之所以能成為好戲的保證，不可忽略的是她對於戲劇的重視、投入與要求。

資深編劇王蕙玲以嚴謹的態度，竭盡心力去撰寫優良文學劇本，讓影視工作者拍攝出更好的電影與電視劇，藉此啓迪大眾心靈、淨化社會人心，並影響更多有心從事編劇的後輩起而仿效，共同打造一個美好的影視藝術環境，進而提升一般觀眾對於優質戲劇的鑑賞能力。

³ 蘇鳳徽：《電視文學劇本之文學性探討—以王蕙玲「她從海上來—張愛玲傳奇」為例》（高雄：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所碩士論文，2007年6月），頁159。

⁴ 王蕙玲：《人間四月天之徐志摩的愛情故事》（台北：三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0年3月），頁487。

⁵ 王怡棻：〈王蕙玲追尋劇作的傳奇〉，《遠見雜誌》第213期，2004年3月，頁271。